

記

羅

志

希

先

生

王成聖

從一個有趣的故事說起

傅斯年先生在世的時候，很喜歡講如下的一件趣事。

民國十七年八月，國民政府議決北平清華學校改爲國立清華大學，由羅志希（家倫）先生擔任首任校長。當時，傅斯年先生正在北平，主持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。老同學、老朋友經常的聚晤，非常之盡興。有一天，羅先生拿了根拐杖，到北海靜心齋歷史語言所去看傅先生。他一脚踏進傅先生的臥室，一看見傅先生就覺得心中歡喜；當時就揚起拐杖，往傅先生那腆起有如彌陀佛般的肚皮上，輕輕的敲了一下。

羅先生進門的時候不會發覺，我國名地質學家，地理學家，一手創辦地質調查所的丁文江先生正在傅先生的房裏。於是羅先生往傅先生的肚皮上敲了一記，乃使房間裏的丁先生大喫一驚。他登時就把眼睛一瞪，霍的起立，彷彿要向羅先生大興問罪之師。傅先生一看情形不對，便急忙加以解釋，他說羅先生對他的這種「見面禮」，是他們少年時代頑慣了的，如今不過故態復萌而已。丁先生弄清楚了事實真相，當下也覺得自己

方才未免過份緊張，——三位大師因而相與大笑。經過傅先生往後的一再提及，遂成當年的一段佳話。

其實這也是一則極生動禱永的軼聞軼事，令人想見丁文江先生的嚴肅不苟，傅斯年先生的坦率豪邁，以及羅家倫先生在友好間的熱情奔放。三位大師的聲音笑貌，被形容得入木三分。

而今，四十一年後，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正當世人都熱開歡欣過聖誕節的那一天，羅先生却因肺炎暨血管硬化症併發，溘然長逝於臺北榮民醫院，享年七十三歲。噩耗傳來，舉世震悼。

羅志希先生原籍浙江上虞，雍正年間始由五世祖漢文公遷到紹興。所以他應該算是紹興人，民前十五年（光緒二十三年丁酉，公元一八七九年），也就是德國佔我膠州灣，俄國佔我旅順港的那一年誕生於紹興家鄉。當時，他的父親傅珍公，字沛卿，號鈍菴，正遊宦江西。當過進賢、萬年、都昌、奉新等地的知縣。傅珍公工書畫，精篆刻，著有「敲菜根齋詩文」及詩話、聯語等多種，是一位名幕出身，動慎明恕，而又十分風雅的地方父母官。志希先生是他的長公子，很小

的時候，就由他母親周太夫人，帶到他父親的江西任所同住；這便是羅志希先生說話不帶紹興口音的緣故。

出身於書香門第，縉紳之家，父親又是一位多才多藝，極其風雅的百里侯，羅志希先生家學淵源，所以他的舊學很有根柢，舊詩詞更是才華斐然，獨擅勝場。一直到民國三年，他方始負笈上海，就讀於頗負時譽的復旦公學。當年的同窗，如今健在臺灣的，還有余井塘、黃季陸兩位先生。

在復旦公學讀了三年，畢業後，羅志希先生又在民國六年北上，考取了北京大學文科。由於他的好學能文，熱心愛國，極獲北大校長蔡元培（子民）和往後的北大文學院長、校長胡適之（適）兩先生的愛重，在短暫時期之內，便成爲北大重要的學生領袖之一。而且也在這個時候深受「文學革命」「新文藝運動」浪濤的沖激，儼然新文學的一員大將。在北大，民國七八年間，羅志希先生就糾集志同道合的朋友，辦了一份在當時很受重視，風行一時的「新潮月刊」。

民國八年五月四日，爲反對巴黎和約強使我國以戰勝國的地位，接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

，北平學生高舉大纛，發出了憤怒的吼聲。「內除國賊，外抗強權」的口號響激雲霄，驚醒了中國睡獅，開創了近代史上新的紀元。那一次自發自動，迅即擴及全國的偉大運動，羅志希先生便是最重要的領導份子之一。——羅志希先生後來曾自嘲，同時也頗足自傲的說：

「他（指丁文江先生）繼續看見我對於清華一連串大刀濶斧的改革，和對於學術事業的見解，在背後也常有好評。大概他最初以為我是一個具有暴徒性的革命人物，缺少英國式紳士的修養，估計很低。後來偶然發現我有比他所估計的較為不同一點的成份，所以又特別高估一點吧。」

——見羅著：「現代學人丁在君先生的一角」。因為羅志希先生在「五四運動」中的激越表現，——領導遊行，發表演說，高呼口號抗議示威；使北洋軍閥對他側目而視。曾有一段時期，他在北平的處境相當危險，但是羅志希先生大義凜然，了無畏懼。就在這一年他還專程南下，以北京學生聯合會代表的身份，晉謁 國父於上海莫利愛路 國父的廬所。曾蒙 國父對於學生愛國運動面致勗勉。這一次晉謁，是羅志希先生往後終生為國民黨盡瘁的重大關鍵。

濟南慘案出生入死

民國九年，羅志希先生畢業於北京大學，從這一年的暑期起，他開始了負笈海外，走遍歐美，留學深造達七年之久的漫長旅程。羅志希先生的出國深造，還有一段鮮少人知的佳話。緣在民國八九年間，上海的一位金融工商鉅子穆藕初，

他曾捐出了一筆錢，指定資送六位北京大學的學生赴美留學。北大當局鄭重其事的由蔡元培、胡適、陶孟和（履恭）和蔣夢麟四位先生組成了一「選送委員會」。選拔的結果是羅家倫、汪敬熙、康白情、段錫朋、周炳麟、孟壽椿六位畢業生入選。其中除了孟壽椿外，都是民國九年秋應屆畢業生。但是這六位入選獲得獎金赴美留學的同學，却一致議決，在每個人的赴美旅費中，各捐出美金一百元，再資送一位江紹原同學赴美。所以民國九年十月，原定成行的五位留學生，因為臨時加上了江紹原的緣故，又變成了六個人。

九年十月羅志希先生一行乘中國號輪船啓程赴美。路過橫濱，康白情因為上岸去看田漢，兩個人一談起來，竟然忘記了時間，因而就誤了船，害得在船上的羅志希先生等大為着急。後來康白情改搭下一班輪船還是到了美國，他在舊金山就讀，改了個名字叫康洪章。民國十年秋孟壽椿也抵達舊金山後，康白情曾留下孟壽椿和他同在舊金山辦黨、辦報。

羅志希先生最初在美、英兩國留學期間，對於國內的政治動態一直寄予莫大的關懷。他曾在美國組織中國同學抗議華盛頓會議的不公，又曾在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後，聯絡英國國會中的工黨議員，不斷的向英國當局提出嚴厲的質詢，他還將下文江所起草暴露英國在華軍警暴行的一份報告，自費印刷五千份，分贈英國朝野。他在歐美時前後曾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、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，以及倫敦大學、巴黎大學、柏林大學、英、法、德三個世界聞名的學府所設的研究

院潛修。一直到民國十五年方始返抵國門，第一站，他先到上海。

初抵上海的那幾天，羅志希先生的一位老同學盧晉侯為他洗塵，邀了當年在上海顯赫一時的淞滬商埠總辦丁文江作陪。羅志希先生久已心儀丁文江其人，但是他沒有想到了文江竟會投到北洋軍閥，「東南五省聯軍總司令」孫傳芳的麾下，在上海做起大官來了。他形容他們那一次的初相見，直截了當的說：

「我於席上和在君（丁文江的號）見面。那時候他是淞滬商埠的總辦，督辦是孫傳芳。我是反孫傳芳的人，所以不便交談。」

「道不同不相與謀」，連交談都不屑，這充份說明了羅志希先生性格的另一面。

以負笈歐美七年，見聞廣洽，博通世界學術思想源流的羅志希先生，他回到國內以後，立刻毫不猶豫的投效國民革命軍。他奉國民革命軍總司令，今 總統蔣公聘為總司令部參議，編輯委員會委員長，兼戰地政務委員會委員，再兼教育處長。羅志希先生以一介書生，脫下洋裝而投筆從戎，他曾親上前線，冒着槍林彈雨的危險。尤其是民國十七年二次北伐，日本軍閥圖謀阻撓我北伐大軍釀成五卅慘案，戰地政務委員會的交涉員蔡公時被日軍慘殺，濟南市內淪為瘋狂日軍濫施殺戮的屠場。就在這種危疑震撼，千鈞一髮的生死關頭，羅志希先生隨侍蔣總司令出入火線，奔走部署，甚且數度冒險擔任偵察敵情的危險任務，將一己的生死置之度外。就一位甫自海外歸來不久，席豐履厚，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來說，

委實是相當難能可貴的英勇表現。

國民革命成功，全國統一。羅志希先生的工作便漸由黨政，轉移到他興趣所在的文化與教育。在黨政工作方面，他迭曾出席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，獲選中央候補執行委員，嗣於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後，膺選中央執行委員，並任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，中央宣傳委員會副主任委員，中央政治會議委員，外交委員會委員，教育委員會委員等要職。與此同時，他也曾在國立東南大學、北京大學、武漢大學等校任教。

清華大學的首任校長

羅志希先生實際從事教育行政工作，始之於中央政治大學前身的中央黨務學校。該校創辦之初，他曾分負規劃籌備之責。學校成立，羅先生先任教務處副主任，旋即改任主任，並曾一度兼代教育長。十七年八月，清華學校改制為國立清華大學，直轄國民政府，羅志希先生遂奉派擔任第一任校長。

清華大學之改制，在當年是羣相矚目的一件大事。如所週知，清華之由來，係因遜清光緒三十四年（公元一九〇八年），美國國會通過以庚子賠款的一部份，計一千四百八十一萬七千三百五十二元三角三分美金，從公元一九〇九年起到一九四〇年止，分期退還中國。因此遜清政府便在宣統元年（公元一九〇九年），由外務部及學部議定，利用這筆退還的庚款，派遣學生赴美留學。同年在北平設立「肄業館」，就北平近郊清華園建築房舍，直到宣統三年（公元一九一一年

）方告落成。從此定名為清華學校，分中等、高等兩科開始招生。當時還有一個很嚴格的規定：兩科學額暨留美學生的人數，都得按照各省攤付庚子賠款的比例。這一個硬性規定直到民國十七年清華大學成立後方始取消。

因為清華學校及其留美學生的經費係由庚子賠款而來，事關涉外。所以，一直到民國十七年八月十七日清華學校改制之日為止，清華學校始終都歸於外交部的管轄。讓百事如麻的外交部兼管一個學校，總歸難免扞格不入。此所以，國民政府委員會議決清華學校改制，而且從此直轄於國民政府。

羅志希先生在民國十七年九月十八日就職，他曾以大刀濶斧的作風，為新成立的清華大學，做了不少應興應革之事。羅志希先生為清華大學所花費的心血與努力，顯而易見他確曾很想有一番作為。他一到清華就添辦一個地理學系，聘當時的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為系主任，又把丁文江遠自美國聘來的地質學權威葛利普（Grabau）延攬為地理學系的教授。羅志希先生曾經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就讀，他曉得這位哥倫比亞大學地質系主任的在學術界份量，以及他當時處境之艱難。志希先生很坦白，而且也很中肯的這麼說過：

「民國十七年我到北平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，那時候在君（丁文江）一手經營的地質調查所，有半年以上不曾領到經費。所裏為地質學工作的人員，幾乎無以為生，所長翁文灝也不在例外。其中最困難的是一位著名的美國地質學權威葛

利普教授。他本來是哥倫比亞地質系主任，負國際間重望，抱了移殖地質學到中國來的熱忱，來到北平教學和研究。他本職是北京大學教授，同時負指導研究的責任，而不兼薪。那時候北大也和地質調查所一樣，薪水欠得一塌糊塗。他早把美國的生活水準，降得和中國教授一樣，但是半年以上的欠薪，使他真活不下去了。我平素對於科學的地理學，頗為熱心；初長清華時，即添辦一個地理學系，聘翁文灝為該系主任。為了我素來尊重葛利普教授的學問和人格，於是致送月薪六百元聘書，請他在清華地理系擔任教授。果然葛利普真值得我尊重，他答應到清華來上課，但是他拒絕接受六百元一月的專任教授全薪。他的理由是北京大學雖然若干個月不送薪水給他，他却不能因北大窮了，就丟了北大，而來清華做專任教授。經再三解說，他僅接受二百八十元一月的車馬費。這種外國學者的高風亮節，及其所持道義的標準，不但值得我們佩服，而且應為中國學術界所效法。」

羅志希先生對於清華改制大學，貢獻頗大，但是他出長清華約八個月後，却因為清華大學董事會核減學校預算等種種原因，而一連三度呈請辭職。後來，遂由吳南軒先生繼羅志希先生而為清華大學校長，吳氏就任未久，方由梅貽琦先生繼任。

中央大學的大功臣

早在民國十六年五月三十日，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第七十五次會議，討論實行新教育制